

# 万里追击 剑斩“电诈”

## ——郑州上街警方侦破特大跨境电诈案纪实

本报记者 石闯 文/图

### 引子

朦胧的夜幕渐渐垂下，一道道山岭起伏跌宕，在一处被铁丝网环绕的高墙里，不时传来一阵又一阵阵激昂的歌声，觥筹交错之间，个个笑靥如花。但这一切，对28岁的赵书皓来说却分外狰狞。

他从一所重点大学戏剧专业研究生毕业不久，就经历了这样“戏剧”的一幕。他原本是协助拍摄“招商引资”宣传片的，结果片子完成了，他却被留下了。起初，他仍心存一丝良知，“干这是违法的，坑蒙拐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”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因为他已失去了自由。

在这块狭小的仅有四五栋楼的空间内，最高峰时一度挤下了1200个人。这里，所有人只能以代号相称，不许相互打听各自情况。如业绩不好或行为违规，就会被恐吓或殴打，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。

“包吃包住，月入过万”“吃海鲜，住别墅”……一段时间里，这些来自境外的天花乱坠的信息，令人怦然心动。在18岁的江少郎看来，哪怕是在他人引诱下，选择夜黑风高的深山密林铤而走险也值得。

如今，赵书皓、江少郎以及他们的112名同伴早已有了解案：没有一夜暴富的“淘金梦”，只有满含忏悔的“铁窗泪”。

从2020年9月的接处警，到2024年4月的新一批移送起诉，前后历时3年多，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专案组锲而不舍，万里寻踪，穿透层层迷雾，攻克道道难关，使得一个境内外勾结的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浮出水面，一个充斥了荐股理财、刷单返利、裸聊敲诈等隐秘的“诈骗王国”内幕被层层揭开，其动机之卑劣、手段之多样、危害之严重，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，令人发指。

有位哲人说，人的欲望好比是“潘多拉魔盒”，一旦打开，就难以掌控。但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——不论对广大的受害者，还是对身陷其中的施害者，在这出因欲望而引出的荒诞“连续剧”里，没有人会成为赢家，终究都是一场回不去的噩梦。

### 荐股围猎，诱惑难挡坠陷阱

“先生，耽误您一分钟时间，对您做个电话回访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为回馈客户，我们建了一个免费交流群。每天都有讲师免费直播，讲解大盘走势，推荐优质股票，也会带着打新股。”

……

那是一个燥热的夏日正午，知了在树梢叫个不停，仿佛在刷它的存在感。作为上街区一家污水处理公司的职工，李玉强接到这通电话时刚下班，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向下流，浸透了深蓝色工装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名叫“林楠楠”的人就发来了微信添加请求。

“就当学习一下股票知识，反正也是免费的。”脑子里瞬间涌现出来的念头，让他并未产生多少迟疑就答应了。尽管电话那头的女士，名字是陌生的，号码是陌生的，××证券也是陌生的。

从2005年炒股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，其间经历的各种压力、困惑、迷茫、焦虑，让他的脑海里产生了“与高手同行”的想法。这不，机会送上门了，瞬间升腾起的一丝暖意把他融化了。

事后回想起来，李玉强记得那天是2020年7月15日。

“包赚不赔，有兴趣吗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们是××证券客服，现在向您推荐一只包赚不赔的股票，有兴趣吗？”

“你可以加群看看我们的战绩。我们这里每天都有讲师免费直播，手把手带你精准选到优质股票。现在新成员进群，还可免费领取收益10%到20%的短线牛股哦！”

……

也是一个燥热的午后，家住广州市越秀区的78岁老人张大建刚刚睁开惺忪的睡眠，一个陌生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对方自称是“杰×瑞投研中心客服方敏仪”，邀请他加入炒股交流群。

作为曾经主政一方的老干部，张大建阅历丰富，威望很高，说一不二。第一次接到陌生电话的他一笑了之。没想到几天后，“方敏仪”再次来电：“您好，我是联系过您的××证券，针对近期行情不稳定因素，诚邀您加入我们的股民交流群做个参考！”

对方一口流利、甜美、真诚的“标准话”，让张大建顿时改变了主意，抱着“试试看，不吃亏”的心态加入了群聊。

事后回忆起来，张大建记得那一天是2020年7月19日。
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上海的项女士、北京的李先生、青岛的林先生、乐山的罗先生、常州的李先生、永州的杨女士、深圳的唐先生、齐齐哈尔的李先生……都接到了“××证券”的电话，名字也从“林楠楠”“方敏仪”扩展到了“刘宣”“张倩”“林霖”……

入群后，李玉强并没有立即投资，而是在群里观望了大半个月，并按照提示听取“邓爱民”“唐建国”“李叔远”三个“讲师”的授课，“我像是着了迷一样，每天都听课，工作都耽搁了”。

“感谢老师推荐，又赚了不止！”群内每天都有很多人称赞三个“讲师”讲得好，称根据讲师的指点赚了很多钱，甚至有不少人直接发出了股票收益或赚钱的截图，让一向谨慎的他渐渐心动了。

2020年9月初，李玉强联系“林楠楠”要加“讲师”的微信，“林楠楠”向他推荐了“邓爱民”。其后，双方互动就多起来了，“邓爱民”不仅给他讲解炒股知识，还向他传递人生智慧，让他深信不疑。

“群里都在感谢老师指导，气氛非常热烈，我也跃跃欲试。”9月10日，经受不住“讲师”的多轮推荐及高额收益的诱惑，李玉强按照“邓爱民”指引，下载注册了一款名叫“××证券”APP，并充值5万元“打新股”，第二天就显示“盈利”了。此后的短短一周，李玉强又多次充值，总计投入15万元。

几天后，李玉强发现按照“邓爱民”的提示“打新股”时间过长，就想着把钱转出来，但提现一直未能成功。于是多次联系“林楠楠”，对方却告诉他提现需要等待资金“解冻”，后来又又说提现需要先缴纳30%的保证金，对方来回变卦，让他忽然意识到“大事不妙”。

那一刻，巨大的恐惧感席卷过来，让他情绪失控，几近崩溃。他只是个普通职工，15万元不过是他月薪3000元的50倍，也是他的全部家当，“一旦出事，谁能经受住这样沉重的打击啊！”

鼓起勇气报警的那天，是2020年9月24日。平生第一次，他跟踉跄跄地走进了上街区公安局的大门，在和民警诉说往事时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，耷拉着头，神情呆滞，有气无力。他也清楚，天塌了。

如果说李玉强被骗15万元是“非常不幸”的话，那么，张大建老人就是“极其不幸”了。自从被引入免费股民交流群后，一场针对他的精心设计的骗局就正式开始实施了，但他竟然毫无察觉。

翻看张大建和“邓爱民”的聊天记录，这样的话比比皆是：“人一生的机遇是有限的，炒股也一样，抓住大机遇，涅槃重生。”“如何抓住大机遇？晚上8点整，锁定爱心分享。准时签到，现场教学。”

在“邓爱民”的蛊惑下，张大建就像疯了一样，转了一笔又一笔大额资金。

“邓老师和我相约10月8日不见不散，然而到了那天，他却失踪了。”张大建发现“××证券”APP已不能正常登录，原本热闹的群聊突然解散，此时他才恍然醒悟，但为时已晚，“一共被骗了209万元，有不少钱是借来的，晚年可咋整？”随即两眼一黑栽倒在地。

那是2020年的6月，距离上街区



在看守所里的赵红说，知道会坐牢，起码回来了，能活着就好

### 抽丝剥茧，千里奔袭“一锅端”

“林楠楠”是谁？

“邓爱民”又是谁？

他们是怎样和“李玉强”发生关联的？

谁都知道，15万元，对一个工薪阶层意味着什么。“骗子太可恶、太可恨……”受害人的伤心场景，就像巨石入水，在小城里掀起层层波澜，也让民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“他这是掉进了‘肉包子打狗’的游戏里，而游戏的本质就是把你吃干榨净，直到玩不动了为止”。

事实上，李玉强的遭遇也是众多电诈案件的缩影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电信网络诈骗犹如野草一般野蛮疯长，屡禁不绝，手段层出不穷，让人防不胜防，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。

侦办电诈案件，难点重重，犹如大海捞针：一是证据，诈骗分子善于伪装、隐匿踪迹；二是抓捕，身在境外，鞭长莫及。

“就是挖地三尺，也要把这伙‘幽灵’揪出来！”作为上街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，40岁的卓强看着受害人的一条条聊天记录，听着一声声哭诉，不由得眉头紧皱，“对方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可以逍遥法外，我们偏偏不信这个邪！”

压力就是原动力，压力就是战斗力。

那段时间，上街区公安局的办公楼里，经常彻夜灯火通明。卓强和同事们深知，对付这群智商高、反侦查意识强的躲在网络里为非作歹的电诈犯罪集团，绝非易事。

但卓强不怕，他有这个底气。2004年入警以来，他经手的案子太多

了，经验丰富，也善于“啃硬骨头”，荣立过个人二等功、三等功，曾被评为“中原卫士”“郑州市优秀人民警察”。

没有更多的线索咋办？没有突破口咋办？

攥指成拳，剑出偏锋。在案情分析会上，各个警种穷尽人力，开展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和长时间的侦查研判。民警在海量的数据中寻找“××证券”犯罪链条的蛛丝马迹。经过半个月的奋战，终于成功锁定了一个涉诈窝点的手机号，突破口找到了。

卓强说，在确认了“林楠楠”的实际使用人就是程东亮后，这起案件相当于撕开了小口子。随着侦查的深入，一个隐藏在广州市花都区的“荐股引流”电诈团伙露出马脚。

上街区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。经侦查发现，该团伙在花都区一处商业大厦，还在作案。卓强和同事们立即行动起来。2020年12月8日，上街区公安局组织了25名警力乘坐大巴从郑州出发，披星戴月奔赴广州，决定在当地警方配合下，于第二天实施抓捕。

当天下午3:00，正是股票的收盘时间。事不宜迟，专案组立即行动，第一轮就抓获了14名嫌疑人，查获作案电脑20余台、手机100余部、话术100余本及大量的物联网卡和手机卡。卓强表示，在抓捕过程中还有个“小插曲”：“有个嫌疑人听到风声不对，立即躲进厕所，久久不出来，想浑水摸鱼，但怎么可能！”

“受害人的钱打入虚假××证券账户，却让人误认为是在正规平台进行股票交易，这些人的高明之处就是做戏做全套。”上街区公安局刑侦大队

副大队长章朴说，“为了让你亏钱，他们首先会营造正规的假象，可谓煞费苦心，一步步诱你上套。”

“公司没有注册，没有资质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”。

被抓时，30岁的程东亮刚在这里上了5个月班。作为业务部的一员，公司给他分了四五个微信号，其中一个就叫“林楠楠”。

“第一次打给李玉强的人不是我，是电销部业务员打的，他们会把有意向的客户名单批量转过来，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‘加粉’，用编排好的话术，在群里烘托气氛，吹捧老师，迷惑客户”。

那么，李玉强的电话及信息，又是谁给的呢？

这里，比程东亮大三岁的郭振强“最有发言权”。

郭振强2007年毕业于广东一所信息工程学校，干过多年软件销售，并相继在广州、成都从事证券咨询业务。2013年因非法经营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，2015年刑满释放。

出狱后，妻子没有嫌弃他，但他自己却觉得回不到从前了。因此，2020年7月，“道上的朋友”邀他加盟，明知有问题，但他还是“破罐破摔”了。他之前工作积累了不少炒股方面的客户资源，加上又从网上购买的，一共“攒”了6000多个客户。从“群呼盲打”到“量身定制”，这也让他的“业务局面”迅速打开。由于话术精，沟通勤，入戏深，仅一个客户就“入金”了100多万元，他也成了业务部的组长。

当然，这些客户资源里，包括郑州的李玉强、广州的张大建……

### 迷雾重重，蛛丝马迹觅“金主”

李玉强“掉坑”还有1个月，距离陈小昌及团队被“一窝端”还有6个月，距离陈小昌及6名“股东”均被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判刑10年以上还有1年零6个月。
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
而“东风”在哪里？陈小昌事后“被迫维权”时才知道，“东风”原来在距广州2000多公里之外。这时候，作为打通境内外“合作通道”的中介，万晓“闪亮登场”了。

1982年出生的万晓，2015年起接触境外虚假交易平台。当时，他只是个底层的业务员。然而，只干了几个月， she就把业务套路摸透了。此后，在这个灰色产业道儿上越走越远，并在2019年认识了李林。

2020年3月，受李林委托，万晓在圈内帮他寻找国内“代理商”。两人商议，一旦对接成功，她就会抽取“代理商”获利的4%作为“中介费”。

因此，当马三山找到在道上有小有名的万晓时，她还是蛮惊喜的。几年下来，在圈子里黑染久了，又安然无事，她也麻木了。2020年7月4日，在陈小昌的要求下，他们和万晓在广州南站附近的包间里达成了“君子协定”。万晓也信誓旦旦，说有问题就找她。

而事实上，不仅万晓爽约了，李林也爽约了，还上演了一出“黑吃黑”的闹剧。

短短两个多月里，据不完全统计，陈小昌的“代理团队”从全国多地的受害者手中诈骗了高达496万余元。按约定，可以得到70%返利。然而，直到2020年9月底，李林仅通过“特定渠道”返还了100万元，剩下的大部分，

尽管催要无数次，但对方迟迟未兑现。

卓强介绍，直到陈小昌和万晓相继被抓后，他们还在愤愤不平地忙着维权。聊天记录及通话语音里“杀气腾腾”，比如“鱼死网破”“猪狗不如”“火拼了”……令人哭笑不得。

万晓最终也没有得到李林承诺过的哪怕一分钱。更可怕的是，从未谋面的李林还是虚幻的。

“该抓的都抓了，该判的2021年12月也判了，但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，也就是躲在境外的1号‘金主’李林却像幽灵一样消失了。他不到案，总感到如芒在背、如鲠在喉。”

这是卓强和同事们最沉重的心结。随着大数据、人工智能与侦查业务深度融合，刑事科学技术水平迭代升级，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新动力。

警方持续研判发现，“李林”的真实姓名为李勇，1992年出生，2020年2月以来一直身在境外。卓强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其的抓捕，他们一直紧盯李勇的动向，“案件不破，我们不退”。

的确，在上街区公安局的警营文化里，有一种“三个不相信”精神，并作为标语悬挂在了走廊上：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、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、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时间到了2023年6月，经过调查发现，李勇在郑州、深圳、杭州三地有活动轨迹，令卓强和同事们兴奋不已。当月27日，专案组在杭州市滨江区一个创业园内将李勇抓获。

### 难逃法网，捞金梦碎悔终生

李勇虽然到案了，但他很淡定，表现得比窦娥都冤。

不论换了谁，他都是一句话：“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，你们抓错人了。”就如同复读机一样，“不清楚，不知道”，气焰十分嚣张。连续多天轮番审讯下来，一度陷入僵局。

“雁过留声，车过留痕，一个人犯了事儿，咋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？”民警表示，既然李勇的“铁嘴”难撬，他们便转变思路，多方采集李勇的声纹信息，协调相关司法鉴定机构，将采集的信息与提取到的万晓与李勇的多次聊天语音进行声纹比对。

经比对，真相大白，但他还是心存侥幸，妄图蒙混过关。

1号头目被抓了，作为“亲密战友”，怎能无动于衷？

这时候，1994年出生的霍晨光“蹦蹦跳跳”出来了。2016年他毕业于河北一所职业技术学院。2017年在天津认识了李勇后，就一路跟随，鞍前马后，成了李勇的贴身随从及“小头目”。

从此真名实姓的“霍晨光”不见了，代号为“李大国”的主管“横空出世”。作为“杰×瑞”荐股盘口核心骨干，“李大国”还受老板李勇指派，对接陈小昌等团队，处理合作中的技术维护、业务衔接、资金往来等，暴露出了较多踪迹。

上街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薛刚表示，“李大国”是又一关键人物。而他们8人共同出境的情况也被专案组掌握。正当民警要将8人中已归国的5人抓获归案时，喜讯传来，霍晨光和李勇妻子等几名骨干均在郑州商议怎么“捞人”，结果又被“一窝端”了。

“想成功先发疯，不顾一切向钱冲；拼一次富三代，拼命才能不失败。”这是“邓爱民”等三个“讲师”经常在荐股直播中说的话。而在与李玉强等受害人的聊天中，“跟着老师赚大钱”“内部消息”“特殊渠道”“名额有限”“错过就没法办理了”等紧迫感扑面而来。

像拍电影一样，电诈也是“与时俱进”，步步为营，环环相扣。受害人以为的“赚爽了”，恰恰是嫌疑人的“骗爽了”。

俗话说，“欲罢难难，攀高忘险”。贪欲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李勇就是这样被欲望拖着一路狂奔。

经过两三个月布局，2020年6月，名为“杰×瑞”的荐股盘口诞生了。李勇是1号人物，下面层层分级。除了“代理商”陈小昌的广州团队，他们又招聘了直属团队，“鼎盛”时期近200人。

“在群里，老师、学员都是托儿，只有客户才是真韭菜。”李勇说，经过一段“慢性麻痹”，在获取客户信任后，就诱导客户下载虚假××证券APP，通过打新股等吸引客户投资，待资金量达到一定程度后，就果断关闭盘口，玩起“失踪游戏”，然后进入下一轮“循环”。

“回来后东躲西藏，半夜老是做噩梦。”作为曾经的关键人物，31岁的钱剑涛这样说道。民警刘东表示，抓获钱剑涛颇费周折。“他很会隐藏，也很奢靡，抓捕时正躲在一个开宾馆的女朋友那里潇洒呢。”

然而这一切的欲望、奢华与挥霍，都是建立在受害者的苦难之上的，有的人倾家荡产，有的人妻离子散。

卓强介绍，除李勇负责的荐股诈骗盘口外，该犯罪团伙还有刷单返利、裸聊敲诈、客服退货、冒充公检法等10多个盘口，层级复杂、作案时间长、参诈人员多，受害人涉及全国17个省市。从2023年7月开始至2024年4月，上街区公安局抽调37名警力组成专案组，在郑州市公安局反诈支队的指导帮助下，第二轮行动势如破竹。

截至目前，该案共抓获涉诈嫌疑人112人，逮捕51人，22人已被法院依法判决，57人正在审查起诉。涉案资金3000余万元，已扣押资产3200余万元，追回赃款200余万元。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“这是一场持久战，实属不易。”上街区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说，全链条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因难重重。他说，3年多的不懈努力，“作了大难，吃了大苦，受了大罪，冒了大险”，累计行程上万公里，硕果累累，省公安厅专门发来贺电，充分彰显了上街公安奋发有为、攻坚克难的铁军精神，也在上街公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### 尾声

“以为是‘天堂’，实际是‘地狱’。”

“钱能造就你，也能反噬你。”

33岁的电诈“业务员”赵红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女儿12岁、儿子9岁，但这一切都被她毁了，“我和同伴知道自己会坐牢，但起码能活着就好。”

“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可以瞒天过海，没想到还是一场空。”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里，1号头目李勇悔恨不已。“父母年事已高，我却不能膝下尽孝，还拖累家人，心里很难受。”提及父母、妻子，李勇数度哽咽，“没办法，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来品尝。”

而“蒸发”已久的直播“讲师”“邓爱民”及两个同伴，也有了新消息。他们都是2024年1月被抓获的。“邓爱民”的扮演者40岁出头，原本只是惠州市的一个水果摊贩，业余炒股，却“摇身一变”成了“讲师”，并成为电诈链条中的关键一环。

他给一个受害者的聊天中，有这样一段对话，颇有意思：

“那你先等等，既然是骗子肯定会露出马脚的。”

“嗯。谢谢你。”

“没事的，骗子迟早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
……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